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史 繹

(十三)

馮 驥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史 綱

(十三)

撰 駙 馬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著者 羅 經 武
五 雲 王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釋史卷一百三十二

戰國第三十二

屈原流放 宋玉附

【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稟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聞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

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晷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

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竝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醑。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新序〕屈原者。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爲楚

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賫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謂屈原。屈原逐放於外。乃作離騷。〔漢書〕屈原賦二十五篇。

【楚辭】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

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阨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

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
 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莖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余固知譽譽之爲患兮。余忍
 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改路。初旣與余成言兮。後悔
 遁而有他。余旣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余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畦留夷與揭車兮。維
 杜蘅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衆皆競進而貪婪
 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驚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
 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顛頷亦何傷。擊木
 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纒纒。謗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
 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
 旣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
 度。忼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鸞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
 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惟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非余心之可懲。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汝何博謔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蕝菘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竝舉而好朋兮。夫何鞿獨而不余聽。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國亂流其鮮終兮。泥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於強圉兮。縱欲殺而不忍。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惟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陸余身而危死節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柄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歔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搯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旣得此中正。騶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未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

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前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凰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率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闔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以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敝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閶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壻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驕敖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善而稱惡。閨中旣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索蘆茅以筮篲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兮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

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嶷續其竝迎。皇刻刻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渠媿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鸛鳩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夔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續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愒兮。櫛又欲充夫佩幃。旣干進而務人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旣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糧。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邇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靄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余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竝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暇日以娛樂。陟陞皇之赫戲。

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王逸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譏謗。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以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譖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譖言。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譏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閱其志焉。

（文心雕龍）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素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皜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懣沈江。羿澆。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鸞。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萬寶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調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襄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鑿而弗精。既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風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與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日。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適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周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銖銖。亦自鑄儻辭。故騷經。九章。期歷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瓊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豔而深華。卜居。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竝能矣。自九懷已下。遺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前候則依文而見時。枚宿追風以入麗。馬揚浴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賦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

不墜其實。則顧眄可以驅辭力。欲睡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龍於子淵矣。讀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豐溢鑄鑿。

九吉日兮辰良。穆將

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璫。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東皇
太一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

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憺憺。○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

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邇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綯。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惝側。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鼂騁驚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湘君 帝子

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聘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慌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臯。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

紫壇。芻芳椒兮盈堂。桂棟兮蘭櫟。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櫨兮旣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竝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褱兮澧浦。攀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君回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齋速。道帝之兮九阡。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旣極。不寢近兮愈疏。乘龍兮鱗鱗。高駝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大司命 薤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薤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愧兮浩歌。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爲民正。○少司命 噉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旣明。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羌色聲兮娛人。觀者愴兮忘歸。緬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篴。鳴鱗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翺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

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東

君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騶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

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鼉兮逐文魚。與女遊

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河 若有

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

被石蘭兮帶杜蘅。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

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閒。

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

疑作。蠶墳墳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狢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山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

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陳兮躐余行。左騫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紮四

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

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國

盛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禮魂○王逸曰。九歌者。屈原之所

其俗信鬼而好祀。其詞。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出見俗人祭祀之禮。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

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寃結。託之以風諫。 天 曰。遂古之初。誰傳

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不任汨鴻。師何以尙之。僉咎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鷓鴣曳銜。鮫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鮫。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窺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鮫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九州何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隴。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闢啓。何氣通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虬龍。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薛九衢。臬華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鯨魚何所。魃堆焉處。羿焉彈日。烏焉解羽。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竊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欲。不同味。而快暈飽。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蟹。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帝降夷羿。革孽夏

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珖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而爲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藿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修盈。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萍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協脅。鹿何膺之。鼈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舜閔在家。父何以饜。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城。誰所極焉。登立爲帝。執道尙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大豕。而厥身不危敗。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簡狄在臺。譽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該乘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恆乘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循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竝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臯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會量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到擊紂躬。叔且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臯伊何。爭遣伐

器何以行之。竝驅擊翼。何以將之。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銜。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褻姒。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投之于冰上。烏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旣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歧社。命有殷之國。遷藏就歧。何能依。殷有感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彭鏗樹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中央共牧。后何怒。蠶蟻微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比至回水。萃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王逸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僂佹。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潔憤懣。故其文義不次敘云爾。遊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炯炯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遙思。

兮。怊惝恍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羨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犇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絕氛埃而淑尤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囂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向風而抒情。高陽逸以遠兮。余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殮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現。無滯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申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頰以晚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灼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寞乎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淹浮雲而上征。命天關其開關兮。排闔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微於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

容與而竝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透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耀。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驚。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鈞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爲余先驅兮。辟氛埃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擊彗星以爲旂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皆晡暄其曠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竝轂。路曼曼其悠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衛。欲遠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矯。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自樂。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樂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竝出進兮。形繆虬而透迤。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舒并節以馳騫兮。連絕垠乎寒門。軟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閒維以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儻忽而無見兮。聽恟怛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爲隣。

○王逸曰：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遂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

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焉。

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

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訾慄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儉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鴛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王逸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忠貞之性。而見嫉妬。念讒佞之臣。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著龜。卜已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夫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滌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歎其醜。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王逸曰。漁夫者。屈原之所作也。

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憂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焉·

九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

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竭忠誠以事君

子兮·反離羣而贅朕·忘儂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

兮·所以證之而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壹心而不豫

兮·羌不可保·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

之門·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行不羣以巔越兮·又衆兆之所哈·紛逢尤以離謗兮·謗不可釋

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詰兮·願陳志而

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忼忼·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

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

是而逢殆·懲於羹者而吹鑿兮·何不變此之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駭遽以離心兮·又何

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鮫功

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知其信然·矰弋機而在上兮·罟羅

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儻回以干僚兮·恐患重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

汝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背·膺胥合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擣木蘭以矯蕙兮·鑿申椒以

爲糴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糴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惜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

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騁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殮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余濟乎江湖。乘鄂渚而反顧兮。款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臯。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溱浦余儻回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贏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竝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涉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量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閩兮。招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爲客。凌陽侯之汜濫兮。忽翺翔之焉薄。心絪結而不解兮。

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森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開兮。蹇侘傺而含蹙。外承歡之汨約兮。謔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慍愉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蹀躞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亂曰。曼余日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臆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夫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優優。願搖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鎖。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茲歷情以陳辭兮。蓀佯豐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毒藥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少歌曰。與美人抽怨兮。并日夜

而無正。僑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脾獨處此異域。既憚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亂曰：長瀨湍流，沂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歲崑，蹇吾願兮。超回忘度，行隱進兮。低徊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瞽容，實沛徂兮。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抽思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眇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慙而長鞠。撫情效志兮，俛屈以自抑。矧方以爲圓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倖不斲兮，孰察其撥正。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笱兮，雞鶩翔舞。同糝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遷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慙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

流汨兮。修路幽蔽兮。道遠忽兮。曾噏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懷沙 思美人兮。擘涕

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蹙蹙之煩冤兮。滔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遂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臾。指嶧冢之西隈兮。與曠黃以爲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擘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篇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儵徊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中心兮。揚厥馮而不埃。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承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薛荔而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

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晝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莫。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思美人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

立兮。屬貞臣而日嫉。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龐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激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舉兮。被離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沈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彰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詆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草之早歿兮。微霜降而下戒。諒不聰明而壅蔽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汜淪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死溘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惜往曰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剌棘。圓果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修。嫋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

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橋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僞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菴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晦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佯。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增歎歎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同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歎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糺思心以爲纒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不見兮。心踴躍其若湯。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芻留其若頽兮。皆亦冉冉而將至。蘋蘅槁而節離兮。芳以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逝世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唵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解。心鞮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藐曼曼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

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瞰霧露兮。隱岷山以清江。憚涌
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翻翻
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涵涵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
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
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遯遯。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
洲渚兮。悲申屠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結結而不解兮。思蹇蹇而不釋。○悲回風○王逸曰○九章者

·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思君念國。憂思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

大

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凌浹行。

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遙只。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激激只。螭龍竝流。上下
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
只。觸鱸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滂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鬢只。長爪踞
牙。談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連龍鼈只。伐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顛顛。寒
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安樂。年
壽延只。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梁只。鼎臠盈望。和致芳只。內鷓鴣。味豺羹只。魂乎歸徠。
恣所嘗只。鮮蟪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菹蓴只。吳酸蒿蕪。不沾薄只。魂兮歸徠。恣所擇只。炙鴟烝臠。

姑鶉隄只。煎鱖雁雀。遶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四酎并熟。不澀隘只。清馨凍飲。不歡役只。吳醴白漿。
和楚灑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徠。
定空桑只。二八接舞。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譏只。朱脣皓齒。
嫫以媠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嫫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則秀雅。
稚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媠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
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易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
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媠只。鬢輔奇牙。宜笑鳴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夏屋廣大。
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靈只。曲屋步壙。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
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凰只。鷓鴣羣晨。雜鶯鷦只。鴻鵠代遊。曼鸕鷀只。魂乎歸徠。
鳳凰翔只。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家室盈庭。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接徑千里。
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天隱。孤寡存只。魂兮歸徠。正始昆只。田邑千畝。人阜昌只。美冒衆流。
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
南交趾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尚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陸。誅譏罷只。直贏在位。
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徠。國家爲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

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徠歸。尙三王只。○王逸曰。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

流九年。憂思煩亂。恐命將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遂已

之志也。〔拾遺記〕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

四仲之氣。以爲樂章。仲春律中夾鍾。乃作輕風流水之詩。薰於山南。時中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後懷王好進姦雄。舉

擊賢逃越。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荇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柏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

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爲之立祠。〔水經注〕屈原有竈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卽女嬃也。屈原流放。忽然暫歸。鄉人喜說。因名曰歸鄉。〔異苑〕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明水淨。異於常處。民爲立廟。在汨潭之西岸側。石盤馬跡尙存。相傳云。原投川

之日。乘白驥而來。

【史記】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

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

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

是。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新序】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

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窺。蓋一旦

而去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

躡迹而縱縲。則雖東郭窺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縲。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

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韓詩外傳同。〔宋玉集〕宋玉事楚懷王，言友人於王，王以爲

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也。○按：此與上互異。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

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蟻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掉慄，危視而躋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世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趨起，此之謂也。〔漢書〕宋玉賦十六篇，唐勒四篇。

【楚辭】

九辯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泫泫兮，天

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僂僂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愴憤憤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鴈離離而南遊兮，鷓雞啁啾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蹙蹙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悲憂窮感兮，獨處

廓，有美一人兮，心不釋，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道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

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

軛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忼慨絕兮，不得中，替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忼忼兮，諒直，皇天平

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白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

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之。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焘之孟夏兮。然欲僦而沈藏。葉於邑而無色兮。枝煩挈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薊櫛櫛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瘵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擘駢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徉。歲忽忽而逾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狂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漘。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踟跳而遠去。鳧鴈皆唼夫梁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惶惶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餒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安極。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尙幸

其弗濟。霰雪霏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微幸而有待兮。泊莽莽兮與蠻草同死。願自往而徑遊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壓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盛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槩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禦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覩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悞而有哀。春秋連連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白日晝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毀。歲忽忽而逾盡兮。老冉冉而俞弛。心搖說而日奮兮。然怛悵而無冀。中憫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歎。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嶮廓而無處。事蹇蹇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何汜濫之浮雲兮。森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露晞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濛濛而蔽之。竊不自聊而願忠兮。或黜黜而汗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尙黯黜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愉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踐躐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綿綿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尙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儻忽而

難當。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
忱惕。樂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遭翼翼而無終兮。惛惛而
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効。願沈滯而無見兮。尙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恟恟而
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翺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藥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
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營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純純之願忠兮。妒被離而彰
之。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藥精氣之搏搏兮。驚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
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茈茈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輦之鏘鏘兮。後輜
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爲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
之無恙。○王逸曰。九辯者。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謂陳道德以變說君也。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招
作九歌九章之頌。以風諫懷王。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
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蓍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
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何爲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
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唯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
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蓂蓂。封狐千里些。雄虺

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塵散而不可止些。奮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螿若象。玄蠹若壺些。五穀不生。叢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徨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佻佻些。懸人以娛。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鬻鬻些。敦厥血拇。逐人駭駭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夏。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汜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蒨阿拂壁。羅幃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饒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絢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騰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閒些。翡翠翠幃。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刻稱。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葢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陲些。軒轅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

遠爲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穠麥。挈黃梁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臄。臠若芳些。和酸若苦。陳
吳羹些。脯鼈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臍臍。煎鴻鶻些。露雞臙蟪。厲而不爽些。秬糝蜜餌。有餼餽些。瑤漿蠶勺。
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酌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噉鐘
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嫉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
髮曼鬢。艷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枉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擷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
歛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噉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
些。葦蔽象棊。有六籀些。分曹竝進。適相迫些。成臯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搖簾。揆梓瑟
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酌飲盡歡。樂先故
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蓁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
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鶯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
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臯蘭被徑兮。斯路漸澁。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日
極千里兮。傷心悲魂兮。歸來哀江南。○王逸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憐哀屈原。患而斥棄。愁懣山澤。厥
命將落。故作招魂。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風諫懷王。冀其覺悟而
還之也。

【宋玉賦】高唐賦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倅兮直上。忽兮改容。須

與之閒。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嚙兮若松櫛。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鄴袂鄴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遊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儔兮。道互折而層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陴之穡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溟洵洵其無聲兮。潰淡淡而竝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蒼湛湛而不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却會。崒中怒而持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礫礫礫而相摩兮。嶒震天之礚礚。巨石溺溺之濺灑兮。沫潼潼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瀾。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鵬鷲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擊。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鼃鼃鱸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蜃蜃蜿蜿。中阪遙望。玄木冬榮。煌煌燦燦。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葉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徒靡澹淡。隨波閭蕩。東西施翼。猗猗豐沛。綠葉紫裹。丹莖白蒂。織條悲鳴。聲似

竿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墮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噴沓。振陳磴磴。磐石險峻。傾崎崖隤。巖嶇參差。縱橫相迫。陬互橫牾。背穴偃蹠。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似砥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炫耀虹蜺。俯視峭嶮。窈窕冥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惛悵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育之斷。不能爲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縱縱幸幸。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芷蕙。江離載菁。青荃射干。揭車苞并。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雎鷓鴣。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當年遨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進純犧。禱璇室。醮諸神。禮太乙。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旒合諧。紉大絃而雅歌流。冽風過而增悲哀。於是調謳。令人怵愷。憐憫。脅息增欷。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罟罟不傾。涉潢澿。馳萃萃。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弭節奄忽。蹄足灑血。舉動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與玄服。建雲旒。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思萬里。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汪洋弘麗。遂開上林羽獵一派。後人踵事增華。不能出其範圍。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對曰。晡夕之

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如何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讚。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燁兮如花。溫乎如瑩。五色竝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縠。盛文章。極服妙綵。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穠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嬌被服。悅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待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鄒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尙。私心獨說。樂之無量。交希恩疎。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玉覽其狀。其狀峩峩。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旣婉孌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閒。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悃嫺兮。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旣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幃而請御兮。願盡心之倦倦。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

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頰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徊腸傷氣。顛倒失據。闐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登徒子好色賦大

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闕。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攢耳。齟齬歷齒。旁行竊屣。又疥且痔。登徒子說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誰爲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隣之女。以爲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爲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爲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游。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閒。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鶴鷓啾啾。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粧。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贈以芳

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悅。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絜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願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賦調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爲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詞。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身體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詞。聞之聖人。臣嘗出行。僕饑馬疲。正值主人門開。主人翁出。嫗又到市。獨有主人女在。女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更於蘭房之室。止臣其中。中有鳴琴焉。臣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曰。上客日高。無乃饑乎。爲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來勸臣食。以其翡翠之斂。挂臣冠纓。臣不忍仰視。爲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而鼓之。爲秋竹積雪之曲。主人之女。又爲臣歌曰。內怵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黃泉。玉曰。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人之女。王曰。止。止。寡人於此時。亦何能已也。○與登徒篇辭旨不甚相遠。而格調自異。賦風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暘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

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士囊之口，緣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溯滂，激颺燦怒，耽耽雷聲，迴穴錯迕，歷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捷，洵渙燦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凌高城，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萼，獵蕙草，離秦蘅，槩新夷，被稊楊，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帷，經於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故其風中人，狀直慄慄，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醒，發明耳目，寧體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塢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堞揚塵，勒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壙，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慄慄，鬱邑，毳溫致溼，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爲脣，得目爲矇，暗齧嗽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賦笛 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奇篠異幹，罕節閒枝之叢生也。其處磅礴千仞，絕谿凌阜，隆嶺萬丈，盤石雙起，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其陰則積雪凝霜，霧露生焉。其東則朱天皓日，素朝明焉。其南則盛夏清微，春陽榮焉。其西則涼風遊旋，吸逮存焉。幹枝洞長，桀出有良，名高師曠，將爲陽春北鄙，白雪之曲，假塗南國，至此山望其叢生，見其異形，曰：命陪乘，取其雄焉。宋意將送荆卿於易水之上，得其雌焉。於是乃使王爾公輸之徒，合妙意，角較手，遂以爲笛。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使午子，延長頸，奮玉手，攜朱脣，矐皓齒，頰顏臻，玉貌起，吟清商。

追流徵歌伐檀。號孤子發久轉。舒積鬱其爲幽也。甚乎懷永抱絕。喪夫天亡。稚子纖悲微痛。毒離肌腸。膝理激叫入青雲。慷慨切窮土。度曲羊腸坂。揆殃振奔逸。遊佚志列絃節。武毅發沈憂結。阿鷹揚吐太一聲。淫淫以黯黯。氣旁合而爭出。歌壯士之必往。奔猛勇乎飄疾。麥秀漸漸兮。鳥聲革翼。招伯奇於源陰。追申子於晉域。夫奇曲雅樂。所以禁淫也。錦繡黼黻。所以禦暴也。繹則泰過。是以檀卿刺鄭聲。周人傷北里也。亂曰。芳林皓榦。有奇寶兮。博人通明。樂斯道兮。般衍瀾漫。終不老兮。雙枝閒麗。貌甚好兮。八音和調。成稟受兮。善善不襄。爲世保兮。絕鄭之遺。離南楚兮。美風洋洋。而暢茂兮。嘉樂悠長。俟賢士兮。鹿鳴萋萋。思我友兮。安心隱志。可長久兮。

舞賦

楚襄王既遊雲夢。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玉曰。

臣聞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進乎。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爾乃鄭女出進。二八徐待。姣服極麗。姁媮致態。貌嫵妙以妖冶。紅顏擘其陽華。眉連娟以增繞。目流睇而橫波。珠翠灼爍而照曜兮。華袿飛鬢而雜織羅。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唇紆清揚。而抗音高歌。爲樂之方。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爲象。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沓合并。綽約閒靡。機迅體輕。合場遞進。案次而俟。埒簇角妙。夸容乃理。軼態橫出。瑰姿譎起。迴身還入。迫於急節。紆形赴遠。灌以擢折。織縠飛縵。縠若絕體。如遊龍袖。如素蜺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觀者稱整。莫不怡說。

賦鈞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洲。止而竝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其

善奈何。登徒子對曰：夫玄洲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餌若組纈，釣如細鍼，以出三赤之魚於數仞之水中，豈可謂無術乎？夫玄洲芳水，餌挂繳釣，其意不可得，退而牽行，下觸青泥，上則波颺。玄洲因水勢而施之，頡之頡之，委縱收斂，與魚沈浮，及其解弛，因而獲之。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察玄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爲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謂善釣者何？玉曰：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鈎非鍼，其餌非蠟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對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賢聖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鈎，祿利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釣道微矣，非聖人其孰能察之？王曰：迅哉說乎！其釣不可見也。宋玉對曰：其釣易見，王不一察爾。昔殷湯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緞矣。羣生寢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鈎可謂拘矣。功成而不墮，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若夫竿折綸絕，餌墜鈎決，波涌魚失，是則夏桀商紂不通夫釣術也。今察玄洲之釣也，左扶魚鬣，右執槁竿，立乎潢汙之涯，倚乎楊柳之閒，精不離乎魚喙，思不出乎鮒鱖，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樂不役勤，獲不當費，斯乃水濱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稱焉？王若見堯舜之洪竿，携禹湯之修綸，投之於瀆，視之於海，漫漫羣生，孰非吾有，其爲大王之釣，不亦樂乎？

大言賦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

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晞曰：操是太阿劍一世，流血沖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皐陶嘻，大笑至兮摧覆思，鋸牙雲晞甚大，吐舌萬里，唾一世。

宋玉曰。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劍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沽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地跂天。迫不得仰。

小言賦

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竝

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竝照則大小備。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道也。能麤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則上坐者未足明賞。賢人有能爲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剽塵。體輕蛟翼。形微蚤鱗。聿皇浮踊。凌雲縱身。經由鍼孔。出入羅巾。飄妙翾綿。乍見乍泯。唐勒曰。析飛糠以爲輿。剖糝糟以爲舟。泛然投乎杯水。淡若巨海之洪流。蠅蚋皆以顧盼。附蟻螻而遨遊。寧隱微以無準。原存亡而不憂。又曰。館於蠅鬚。宴於毫端。烹蝨脛。切蟻肝。會九族而同齋。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滅景。昧昧遺形。超於太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織於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歎。閔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爲精。王曰。善。賜以雲夢之田。

〔法言〕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蠶矣。劍客論曰。可。劍以愛身。曰。程犴使人多禮乎。或問。景差。唐勒。宋玉。

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新序】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采薇。國中屬而

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矣。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凰上擊於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鳩。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鬻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奇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文選·威王作襄王·陽陵采薇·作陽阿薤露·刻角作刻羽·鯨作鯢·糞田之鳩·作蕃籬之鷓·

釋史卷一百三十三

戰國第三十三

孟嘗君相齊

【史記】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閒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尙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爲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

語而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到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

【呂氏春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稷。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禾粢。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威王不與孟嘗君同時。此或靖郭君之事。

【戰國策】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歡。夏侯章每言。不嘗不毀之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董之繫菁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爲之也。君所以得爲長者。以吾毀之也。吾以身爲孟嘗君。豈得待言也。

【說苑】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修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

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若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閒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求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又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尙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無失兔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兔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

之隄。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況於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若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若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韓詩外傳】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新序同。

【新序】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呂氏春秋略同。

【說苑】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士，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隣，詘折加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任離遠，且絕國。

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蹙盈匈。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鬪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功風。綵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圍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讎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讎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旣以壞。曲池旣以漸。墳墓旣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躡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欬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也。○感之以生死。動之以危幾。未振絃按徵。而悲風集几案間矣。宜文子之涕淚闌干也。

【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日

就月將。

【戰國策】孟嘗君讎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者也。一人曰。嘗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以臣之血滿其袵。田釐曰。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如使而弗及也。勝譬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爲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爲君取矣。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雍門子養椒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廢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麒麟驟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食梁肉。豈有毛廔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陽得子下。缺養人姓名。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獼猴。錯水據水。則不若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鑄與農人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戍曰。諾。入見孟嘗君曰。

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喜。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或以問孟嘗君曰：爲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者，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人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居期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人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齊衛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爲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輒以頸血滿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謂善爲事矣。轉禍爲功。

○事既可

笑·策豔稱之
·更可笑·

【史記】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

（戰國策）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

警君曰：『今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擬土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海大魚之喻，土偶桃梗之喻，皆切於事理，宜聞者之鑒聽也。齊湣王二十五年，復

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

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

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

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聞孟嘗君

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

【韓非子】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列士傳）孟嘗君食客三千人，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馮煖經年無袴，面有饑色。

【史記】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說。居期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

酒酒。酒。醋。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令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尙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卽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卽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卽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鞞。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踞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說。乃遣車十

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卽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

【戰國策】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肉。左右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

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而性慳愚，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差，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至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廩，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其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

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史記】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戰國策】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爲言。

【史記】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

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潛王許之。

【戰國策】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待矣。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厥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呂覽同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王悟而知文謹。使可全而歸之。

【史記】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而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

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遣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

【韓非子】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閒，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爲文也，立有閒，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廩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私競勸而遂爲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鳥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

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

【戰國策】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故主。輕忘其辭。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修虛信。爲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產以忿強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爲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爲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秦爲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爲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史記】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爲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君絕嗣無後也。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釋史卷一百三十四

戰國第三十四

齊閔王滅宋

【戰國策】宋與楚爲兄弟。齊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齊不聽。蘇秦爲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歡。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敵。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韓非子同。

【史記】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爲宋君。

【韓非子】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呂氏春秋】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

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爲不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

【列子】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警歎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對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矐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呂覽同。〔搜神記〕宋康王舍人韓憑娶何氏。美。康王奪之。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既而王得書。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有死志也。俄而憑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遂自投臺。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憑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宿昔之間。有大梓生於二冢之端。旬日而盈抱。風體相就。根交于下。枝錯于上。又有鸞鷲。雌雄各一。恆棲樹上。交頸悲鳴。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呂氏春秋〕宋王築爲樂帝鷓夷血。高懸之。射者甲冑從下。血墜流地。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說。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

【史記】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

【戰國策】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黿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偃之背。鏃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援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人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齊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臯。而陰嚮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葛孽。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知賢否。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

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處於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客，王願可以反疑於齊乎。於是魏王聽此言也甚誦，其欲事王也甚循，其怨於趙，臣願王之亟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三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徧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徧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爲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已。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謂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僻，中山之地薄，莫若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奉陽君甚貪之，唯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

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用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已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妒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妒，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五國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名禁珉也。使臣守約，若與國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償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畸重者矣。復合與畸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交兩王，王賁韓佗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

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卽趙自銷鑠矣。國燥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黜。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案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宋趙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彊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爲王無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殺之不爲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旣已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患。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劫王以求地。旣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東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讎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權重魏。魏冉明。孰是。故有爲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嚮與國。

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爲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嚮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己之會安，無令天下嚮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徧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周最、周韓餘爲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次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爲旣和矣。蘇修、朱嬰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修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修重報，臣非不知秦權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

【史記】齊湣王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國，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

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

○國策此章。齊俱作韓。與史不合。宜從史文。

【呂氏春秋】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至蟲者也。以宋之彊。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誅殺之。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爲兄視齊寇。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

【史記】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潛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釋史卷一百三十五

戰國第三十五

樂毅爲燕破齊田單復齊

【戰國策】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離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劘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鈔。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邇於魏。魏王身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

彊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彊。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彊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而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彊也。且夫彊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彊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隣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穡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財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祖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彊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彊大而喜先天下之

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疆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竝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也。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供藥。完者內醮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鑲鉉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襁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

功將不釋甲。其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應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鷓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彊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也。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仞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竿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

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疆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拱手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軼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列女傳】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初閔王出遊。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說。使使者以金百鎰。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沐浴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足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安於節儉。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爲苛文。造爲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羅。弄珠玉。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大感瘤女。以爲后。出令卑宮室。滇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弑死於外。

【呂氏春秋】尹文見齊王。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尹文曰。王

得若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廟朝中深見侮而不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鬪，則是辱也。辱則寡人弗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鬪者，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爲臣不以爲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如衛、齊、晉、周、室之孟侯也。太公之所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辨名實審也。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潛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纓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媵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謂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於所聽者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孔叢子〕子高見齊王

稱管糧焉。王曰：糧容視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過三尺。面貌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

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辭氣。又喞喞然。其相晉國。

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疆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爲臨淄宰。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諍之。弗聽。子高見於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爲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以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往。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剛爲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爲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爲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闡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爲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狐援說齊潛王曰。般之鼎

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圜圜。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斲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斲。先生之老歟。昏歟。狐援曰。曷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鮠居。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般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斲之東閭。每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狐援非樂斲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

【戰國策】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故住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

襲破燕。孤極知燕小，方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誦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所奮擊，响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卽墨。

○史世家

有而略。〔說苑〕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肯，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廢也。今王將東面，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友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遠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

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風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彊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述異記〕燕昭王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爲賢士臺。又謂之招賢臺。〔劉向別錄〕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五穀生。今名黍谷。

【史記】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戰國策】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遣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彊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然而

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願也。竝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敵躡。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笞也。使齊北面伐燕，卽雖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敵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笞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能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展其背，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小

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疆而疆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呂氏春秋〕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

余與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曰。賢主。故願爲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臣。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羣臣也。王若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今魁死。而王攻齊爲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諾。請王止兵。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更請罪。使者行至齊。齊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此濟上之所以敗。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讎不及。滑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卽墨城而立功。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路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乎。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路。其唯有道者乎。

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鋤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緋。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敵。

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魏韓，則魏韓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穡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西舉五十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齊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拒，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此策言燕欲報齊，齊已舉宋，非王喻時語也。

宜爲說燕昭王，史亦承策而誤。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鮪，兼此三行以事王，何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土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鮪，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不出殺函，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

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何爲煩大王之廷邪。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彊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彊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舉獲烏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彊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閒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牀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寧伴躓而覆之。於是因伴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踰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

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舉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合媒而自銜，敝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周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買臣，臣之所重處重卵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汝無不爲也。以汝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所善，王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醜臣，專任所善，則臣請歸醜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史記】齊潛王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當是時，齊潛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潛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

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囑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鹽鐵論）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四播三晉，郤不從，各分散，慎到捷子已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秦昭王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破之濟西。楚頃襄王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

【戰國策】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寡人爲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爲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

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
〔呂氏春秋〕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恥而誓之曰。不戰必刻若類。掘若壘。觸子苦之。欲齊君之敗。於是以下天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却之。卒北。天下兵乘之。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達子又帥其餘卒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惡能給若金。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此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史記】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於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

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

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之不下者。齊湣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

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辟

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
〔呂氏春秋〕齊湣王亡

我如何主也。玉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

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
〔新序〕

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爲已知之

矣。王故尙未知之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肯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

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

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

賢。驕盈不止。悲夫。閔王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甚於徒隸。尙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爲賢。豈不哀哉。公玉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諂佞。甚矣。閔王

不覺。迫而善之。以辱爲榮。以憂爲樂。其亡晚矣。而卒先殺。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羣臣。國人將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齋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至於野而饑。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齋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過也。君實賢。唯羣臣不肯。共害賢。然後靖郭君說。然後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諱者也。悲夫。○靖郭君出亡。

未聞。〔漢書〕儒家·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爲陳古今成敗也。之侵地鹵器也。〔韓非子〕淖齒聞齊王之惡己。乃矯爲秦使以知之。

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

【戰國策】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咼者。正議。閔王斲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與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閒。方數百里。雨血霑衣。不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閒。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爲漑園。

【史記】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說苑·畫作蓋·蠋作歌。

【戰國策】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尙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史記】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恆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旣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潛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旣立。立太史敫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趙惠文王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疾。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餓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

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用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閒。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勾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勾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謀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豎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爲上。倭而今乃抵鼻。臣恐天下後之事上者。不敢自必也。願王熟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戰國策)趙收天下

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勳。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陸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伴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能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軒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之上。卽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論勾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唐曲。遇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韃梓。

五國之兵有日矣。齊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轂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齊事趙，宜爲上交，今乃以邱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爲得齊，齊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襄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齊襄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孰圖之。○齊乃西師以下，齊原竝作韓，按策多爲韓言，而首云伐齊，殊不合，決有誤，而史一切以韓爲齊，抑遷之所改與，然趙伐韓亦不知在何時，其文及地名亦多舛異，鮑彪專據史文輒改，大不然也。

【戰國策】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遺者，而無使除患無至者，今與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爲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敵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爲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彊秦將以兵乘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彊吳之處，而使彊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敵大衆，臣恐彊秦之爲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史記】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

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集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鏃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國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

維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呂氏春秋〕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僱兵。昭王曰。甚善。寡人願審計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爲也。昭王曰。何故。公孫龍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害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爲功。今大王曰。我其取僱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爲也。王無以應。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潛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潛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轆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卽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潛王於莒。因堅守距。軍數年不下。燕引軍東圍卽墨。卽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卽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

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人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閒。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

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於臨淄。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趙。

樂毅報書略同新序。故不錄。

【新序】樂毅爲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之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卽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卽墨。時田單爲卽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旣爲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餘城。是時齊閔王已死。田單得太子於莒。立爲齊襄王。而燕惠王大慙。自悔易樂毅。以致此禍。惠王乃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

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謁其願。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覆蓋之。不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罪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盡厚矣。諺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者。非君惡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不內盡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薄於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毀。而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毀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季爲理於魯。三緇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季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緇乎。猶且緇也。寧故國耳。柳下季不以緇自累。故自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寡人之罪。國人不知。而議寡人者。天下諺曰。仁不輕絕。知不簡功。簡功棄大者。仇也。輕絕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今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忿和怒。追順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

君之曰。余將快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循初。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志。敬以書謁之。樂毅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肖。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鉞之罪。以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負以不肖之罪。而不敢有辭說。今王數之以罪。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自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觀先王舉措。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戰勝之遺事。閑於兵革。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天下圖之。圖之莫若徑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願之。趙若許約。楚魏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善。臣乃受命。具符節。南使趙。願反。以兵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命而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貨寶。車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蘇丘之植。植於汶篁。五伯以來。功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快其志。以臣不損令。故裂地而封臣。使比小國諸侯。臣聞賢聖之君。功立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醜。夷萬乘之齊。收八百年之積。及其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

之義法。執政任事。循法令。順庶孽。施及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吳爲遠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賜之鷗夷。沈之江。故夫差不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雖虧辱之誹。墮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臣恐侍御者親交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以書謝。○史記·國策·皆樂聞書。按二事往復辭旨頗相酬令。當以新序爲是。

【戰國策】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卽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徵齊已破。燕田單之田單。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闔閭。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貂勃常惡田

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爲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

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簣。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尙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涕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抱鼓之。狄人乃下。

〔淮南子〕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夏

五月爲之下霜。〔說苑〕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維路。渡齊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歎絕頭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

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於莒。逃於城陽之間。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勃。王曰。刁先生應之。刁勃曰。使者問梧之年邪。昔者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

胥被髮乞食於吳。闔閭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平楚。戰勝乎柏舉。綴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家。答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

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柎矣。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長。小國以朝。

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秦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爲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

【史記】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皆以爲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鄒。卿秦攻代。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蹙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鄒。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閒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弗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

以處和。趙聽將渠解燕圍。〔戰國策〕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邊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肯明矣。敢喘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肯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請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肯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讖。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輕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閒乘怨不片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新序以此爲燕惠王謝樂毅書。殺報書云云。見上。

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息。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

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爲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

【戰國策】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卽墨未下。齊田單以卽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卽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敵旣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葦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

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王。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損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鈎。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靽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史記)燕將見魯連書。泣二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我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誅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書引栗腹之敗。故通鑑載秦孝文王元年。然田單已於趙孝成王元年降趙矣。前人以此書爲有錯簡。

釋史卷一百三十六

戰國第三十六

魏冉相秦自起攻梁破楚

【史記】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臄八月武王死族孟說武王取魏女爲后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芈氏號宣太后武王死時昭襄王爲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帝王世紀〕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齊孟賁之徒翦歸焉孟賁生拔牛角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孟子疏引〔論衡〕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脈筋脈不堪絕傷而死〔韓非子〕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憚慮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爲相甘茂出之

魏二年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爲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歸魏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爲昭王昭王母故號爲芈八子及昭王卽位芈八子號爲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爲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爲能立昭王昭王卽位以冉爲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爲政

○按本紀云惠文后不得良死傳云

先武王死。異異。(紀年)秦內亂。三年。王冠。昭王七年。樽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

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爲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爲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聽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爲相。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爲漢中守。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白起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爲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

【戰國策】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爲竇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而令之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已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質首之仇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爲周最謂李兌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持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而

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周君返見梁囿而樂之也。綦母恢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爲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爲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而設以國爲王扞秦。而王無之扞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母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事秦而好小利。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溫囿。周君得以有辭於父兄百姓。而私溫囿以爲樂。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囿之利。計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無患。而贏四十金。魏王使孟卯致溫囿於周君。而許之戍。

【史記】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攻楚。取宛。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爲相。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十六年。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爲諸侯。韓釐王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魏昭王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

【戰國策】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形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効城者。已在鄴矣。大王

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効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史稱芒卯以詐重。卽此。〔淮南子〕其危。解其患。〔韓非子〕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履蹠。○疑昭卯卽芒卯。然不在魏襄王之世。蓋韓子誤引。

【史記】魏昭王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白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大小六十一。○事在秦昭王攻韓魏伊闕。明年。云云。紀年諫略。

【戰國策】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苟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收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彊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爲心腹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彊國也。而韓魏壤。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於魏也。今幸而於韓。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爲之奈何。昭忌乃爲之見秦王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爲政。是參行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秦王曰。不識

也。曰：天下之合，以王之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以爲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爲王計者，不如制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濟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二策時無考。

【史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爲王。（韓非子）穰侯相秦而齊、溫，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爲東帝，而不能成也。齊潛王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寶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閒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戰國策）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往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爲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於以收天下，此

大賈也。

【戰國策】謂魏冉曰。楚破秦。秦不能與齊懸衡矣。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焉。齊秦交爭。韓魏韓魏東聽。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懸宋衛。宋衛乃當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秦懸衡。韓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史記】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

【戰國策】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不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贍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呂氏春秋）魏令孟卯割絳安邑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爲孟卯求司徒於魏。王。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卯、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臧爲司徒。無用卯。願大

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起賈出。遇孟卯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曰。寧用臧爲司徒。無用公。孟卯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爲司徒。孟卯曰。王應之否。王曰。寧以臧。無用卯也。孟卯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勞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卯雖不肯。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爲臣先。曰。視卯如身。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今臣貴。卯雖賢。固能乎。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凡人主之與其大官也。爲有益也。令割國之錙銖矣。而因得大官。且何地以給之。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卯令得其所。欲。秦亦令孟卯得其所。貴以價矣。尙有何貴。魏雖彊。猶不能貴。無貴。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孟卯爲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卯當爲卯。卽芒卯也。

【史記】涇陽君封宛。二十二年。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二十三年。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

新城。○韓魏世家皆云會于西周。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鄢。又會穰。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

【戰國策】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有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歛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且亦歲危。民且亦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以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尙未許也。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

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史記】魏冉免相。

二十五年，與韓王會新城，與魏王會新明邑。

○韓世家云：與秦王會西周間。

二十六年，穰侯冉復相。

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

○秦昭王十九年，冉復相。二十四年，免相。至二十六年，復相，計魏冉於此三相秦矣。

【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

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史周本紀有：在赧王三十四年，當秦昭王二十六年也。 獻書秦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

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腰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

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腰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

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腰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

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腰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

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必大合。山東尙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不必能救。地可廣大。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鄆郢。

【史記】頃襄王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鄆費郟邳者。羅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郟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績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鑿新繳。射囑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涓丘。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砥。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游目

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繫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郢。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啓新繳。涉郢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羝。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生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尙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楚襄王十九年。秦昭王二十七年。當

【戰國策】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擄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者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土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

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蚩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囓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囓鱗鯉。仰囓蘆蘆。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矰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礮礮。引微繳。折清風而抔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隄塞之內。而投己乎隄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說苑〕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垣。戰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貴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新語〕楚襄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餒。則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淮南子〕頌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

【史記】二十七年。錯攻楚。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取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

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楚王走。周君來。王與楚王會襄陵。白起爲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

【說苑】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史記】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邑五邑。以爲郡。距秦。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鳶走。魏入三縣請和。穰侯爲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調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敢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爲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爲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文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

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臣以爲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地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己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爲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爲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穰侯曰：善。乃罷梁園。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戰國策〕穰侯攻大梁，乘郢北，魏王且從，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大梁亡，許鄆必讖，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列女傳〕芒卯之後妻有三子，前妻之子五人，皆不受慈母，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安釐聞之，高其義，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

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擊芒卯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爲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

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

【戰國策】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荅曰。事急矣。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荅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荅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主使乎。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言未急。何也。田荅曰。使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

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尙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
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訴對曰：如臣之
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
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
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
其上，可乎？王尙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尙足以擇秦，王
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
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
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
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
侯行，支期隨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
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策言應侯，似非此時事。

按華陽之役，在昭王三十三年，范雎入秦，在昭王三十六年，其封應侯，在四十一年，此時何得有應侯，或應侯字誤，抑異時別有戰華之事邪。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

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

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鹽。夫欲鹽者制地。欲地者制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史魏世家。孫臣作蘇代。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黨。黨不必忠。今臣願爲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趙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雖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民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

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爲招賈。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時不可考。

【史記】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前已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爲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襄王二十七年。當秦昭王三十五年。

【戰國策】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鴛。大受其敵。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基是也。今大王之國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

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彊。一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攻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躉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旣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墮。刳腹拆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

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豁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受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侯。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昭然利害，數陳愷切，春申君生平唯此可觀。〔列女傳〕楚處莊姪者，縣邑之女也。初頃襄王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閉塞，風原放逐，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閉之，自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十二，謂其母曰：王已出，奸臣必倚敵國而發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不遣。姪乃逃，以繩竿爲幟，伏南郊道傍，王車至，姪與其幟，王見之而止，曰：女何爲者也。姪對曰：辛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王，恐雍闕不得見，因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也。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國無疆輔，必且殆也。牆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也。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門已閉，王乃發鄆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乃立姪爲夫人，位在鄭子袖之右，爲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

國復疆。○張儀鄭袖不得為襄王時人。楚國復疆。史亦不載。其舛謬甚矣。

【史記】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也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陽鄠山〔戰國策〕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魏子患之

庸芮爲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贖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九月穰侯出之陶 四十五年惲出之國未至而死

